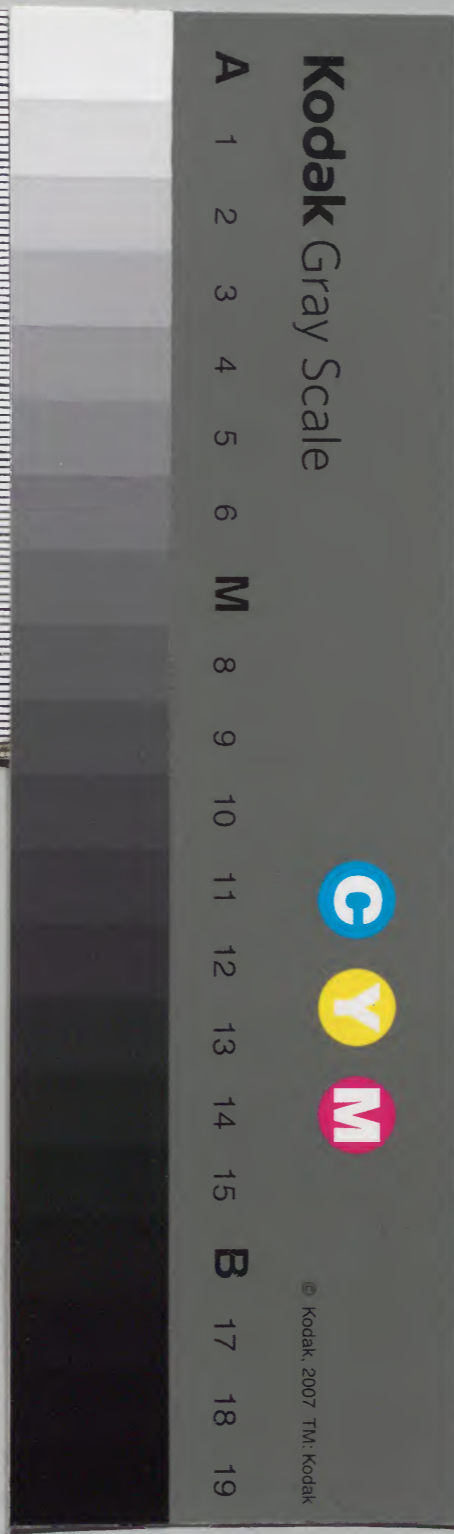


唐書

卷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76)		
函號	別	10	1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李蕭虛章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宋宋祁

淺草文庫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
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
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議尉名文章
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
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李蕭虛

一

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
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
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
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
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祭
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
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
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
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
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
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
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
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
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
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
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
史以暮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
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修
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
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 三
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
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
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
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
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
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
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
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令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
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元窮
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
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
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
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
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
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
崇遠輕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
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
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
賞爲惠冒級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
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拯

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敵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力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會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四輪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場少竦恐適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過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院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綠在成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黥商大賈詭作臺符羸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禱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卽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特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旬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

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肅宗立
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
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
張說曰嶠誠僖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
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
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
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
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
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爲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
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
友至乃去衆歎服仕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
鳳閣侍郎蘇味道賊會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
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而
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
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
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卽劾大夫者又誰
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
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
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

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
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
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第受人羅織
耶竊爲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
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
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
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
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
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廢月削卒見凋弊今
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厓之
請臺閣之內朱紫克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
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
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竝罕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
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翰翰佩瑜不以
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弟試策班徒
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
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
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
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竝授外官共寧百

姓袁裏相統帝不納俄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
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
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
我韋后嘗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
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
子嫁文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
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
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
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正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
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爲
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
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
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
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
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遽發
韋洵壘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
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
能自返也婦嫁蔣欽緒欽相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
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
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

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
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
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
元嘉工部侍郎廣徵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敬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
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
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彷彿洋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
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
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
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

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且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
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爲
忠犯忤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
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
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
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已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
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
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
歷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
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

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石人推無狀流驪州會交趾叛
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
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
善琴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乘至
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宐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
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
賞罰中則兵疆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
士爭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消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
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金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
禱祠而福乃爲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
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
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
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
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
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
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
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
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魯孫祖貞伯襲郎
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
下符歛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
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
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
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
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
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叙昆弟附屬籍三思
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
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
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
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
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
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及臨
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
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荊州大都
督博士李處直請諡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
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諡昭爲非處直執不改邕烈
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
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爲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爲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爲政嚴下皆股慄人爲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宗執政惡其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于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

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
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
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
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
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
重女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
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
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
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尚嚮風慕義襲冠冕取重諸蕃
默啜信之爲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
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令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終
柘州刺史逢堯詭譎當大寺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
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
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取
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
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
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恠嘆嗚呼力士誠
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
繆於末旣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

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隄信自取之歟

入罪

卷一百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姚崇列傳第四十九

宋宋祁撰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為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鄭中契冊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夾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

康熙十五年重修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七

朝臣相遠引一切承反朕意其在更界近臣臨問皆得
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
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
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
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
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
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
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
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
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
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
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
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
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
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
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
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
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
曰今豈滄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
以語功然事天后又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 二
罪其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
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
閑廡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
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慕間王室
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
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
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
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
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
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卽讀書遂待罪將相
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
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
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
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
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
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
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
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
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

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
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
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刺欽融韋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
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
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
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
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
度僧尼溫戶疆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
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
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
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
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
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
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中郎吏崇顧不能而
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
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
秉彼蠱賊付昇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
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

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
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
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
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
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祆今祆不勝德古者良
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
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
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
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
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
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克蒲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
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
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
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
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禍乃降今蝗幸可驅若
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
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
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
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疴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
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

日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
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
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
史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
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
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
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
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答
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
因之且山有朽壞乃崩况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
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
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
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
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
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
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
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產令
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
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既共有之至相推
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

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歿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母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三土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

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祀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野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威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謫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

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
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
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
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
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
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
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
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
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
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
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
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
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此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
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二子彝彝并皆至卿刺史
彝少脩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于
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
犬從彝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刺爲睢陽太守召授太
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閔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
甚閔彊使薦彝及盧奐爲宰相仙客妻以閔閔坐死彝
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勗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八
會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
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
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
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勗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察御
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
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相令狐綯等譖遂擿索支黨無
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
不傳時爲厚薄終夔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
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刻土爲牀曰化
臺而列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
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
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
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
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
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
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
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
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

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壽遠
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禮宣王命后意
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
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
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營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
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詣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
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
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
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宮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
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
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
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
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
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
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
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
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
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
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
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恣寵數有請于璟璟厲答曰

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
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
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
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
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
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
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
大饑三思使歛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
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
鄭愔與選爲戚近千奎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內置
比冬選流品清拜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
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
璟曰天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
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
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
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
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
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
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

幸東都次嶧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
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
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蔽者帝遽命捨之
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
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
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
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
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
與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
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
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鳩鴈之平昔哀益引却慎夫
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
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
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
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
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
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
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
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
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

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羣庶人追王其父擅
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
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
父重戚不憂之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
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
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
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
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絲絹四百匹會日食帝
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遺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
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末宥輕繫性流死不免此古所以
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
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
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
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
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
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亮蒲父未決乃
命璟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
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
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

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興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疆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祖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嘗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志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

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
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劔南採訪判官數貪
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
恕流海康尚取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
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荒飲
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
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止又過
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
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
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
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
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
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百卷一百二十四終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蘇張列傳五十

宋宋祁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奉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瓌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壑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
鉅萬環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
不能赴環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
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
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
相度蔽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
闕正盡一月止使柅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
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環以爲縻損浩廣雖
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
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
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環明曉法令多識臺省
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
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
岐隴間相煽誅爲亂環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
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環廷爭不可帝猶依違
司直范獻忠環使按普思者進曰環爲大臣不能前誅
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於是僕射魏元忠
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
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

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
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
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燬
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
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
王以大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
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瓌議禁
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
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
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卽位進左僕
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
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
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
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賊被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
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頊固辭乃擢中
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太
和中錄舊德宮其四代孫翔瓌諸子頊詵顯
頊字廷頊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
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曹
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

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頌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壞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頌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蠢蠢語負勝哉遠夷在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

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
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
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耻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
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
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忡忡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
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
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遠邪不
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
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
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
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間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
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馱天居祗
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
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文砧猶未可以夸四
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
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
之行八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
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
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

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
碑命頌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
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
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
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
有未及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頌更申璟所執
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
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
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
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
人流亡詔頌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頌尚簡靜重興力
役卽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而穀
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
琵琶捍撥玲瓏鞭頌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
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臣得忤上
意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
臣節邪舊州蠻酋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謀者吏請討
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酋院羞悔不敢侵邊
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
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

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頌累葉韜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頌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頌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日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頌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說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頌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說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說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頌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九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

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
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賈濟
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秦陵
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
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環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為秦王諮議典籤
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秦府司
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
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權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
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

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茲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
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少府尚書來俊臣等忌
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而為洛陽
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謏名
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禰闕
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
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
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

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
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
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
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道暑
三陽宮沆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峭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
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饟太倉武
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
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鑄柄臣竊爲陛下
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不可一也告成福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鋪無所遊
斤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惲老病流轉
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
誘上心削巒起觀塢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
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
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扁禁內有榛叢
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
蒙密乘險巖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
思患豫防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觀邊

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輪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脩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揆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旣暮詔起爲貴門侍郎回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脩文館學士睿宗卽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尉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褚元暈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

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
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
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潑寒
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
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
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
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
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
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
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
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
時瓌子頰爲相因作五君誅獻頰其一紀瓌也候瓌忌
日致之頰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蹇有勲不宜棄
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
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
脩國史勅齋橐卽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峻誅河曲
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
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尉安之副使李
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
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

由是九姓遂安駿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
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
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圍待賓遁入鐵
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
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
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
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
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
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
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
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
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
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
一切募勇疆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
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曠騎者也帝自東都將
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
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膺上祠此禮
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二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
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

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日朕
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
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
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
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
當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勳而不
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
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
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
於是銓綜失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說說
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伺
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
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
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
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
蓬首垢面席橐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
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
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
院專脩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
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

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為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
 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奭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
 君奭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奭破吐蕃於
 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
 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
 暴乃敢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
 奭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
 設樂內出醪饌帝為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
 卒年六十四為停止會贈太師諡曰文貞羣臣駭異未
 決帝為製碑諡如太常繇是足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
 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等其為帝在及官所與之
 計甚眾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藝
 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
 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
 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
 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
 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脩史於家始帝欲授
 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
 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寔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
 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閱為先後太宗時脩

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嘗長安中
與脩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
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儀
太厚無益國家者議曰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
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
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
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爲其
父碑帝爲書其額曰而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
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
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均城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
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
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
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
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已才
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旣
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
太守遷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
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瑋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
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

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均厚卽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以此所賜均均曰此婦翁遺孀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將均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漣坡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均帝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均爲盧溪郡司馬均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均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以恩戚責其當卽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均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均安在均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

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
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均
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大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
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擠
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遂
敗其家若瓌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終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宋宗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
脩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史
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爲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
黃門侍郎兼脩國史會造金仙王真觀雖盛夏工程嚴
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

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故曰不可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
李夏五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
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
福而也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別
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
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
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
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臣
下散翦凶逆保定大器若生頽頽以謂朝有新政今風
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厯吏員寔
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爲殫太
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
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
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
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
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
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
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
衆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

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
恨前賞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
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
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悅除工部尚書罷政事肅
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
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平乎贈幽州督都諡曰忠所薦凡
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
澤密尉宋遙左補闕哀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
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以
陽尉與魏徵養免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恣仕爲靈昌令恣爲
人懷慎在童卯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
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
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
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
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
所取法况應天去提象纒一里所騎不得成列事不得
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辜之塵雖罪之何及
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
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若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
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
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
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
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
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
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處爵
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
下相蒙寧盡至公平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躡盤乃小小
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綜覈名實以
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
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
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
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
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
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
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

民力微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
災曠成疹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
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
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言昔用
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
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
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
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嶺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
貨措貨訖無恡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
吏牧退方是謂惠姦而遠遠州縣也何負聖化
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
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出此言之不可用
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臧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
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
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遷開元元年進同紫微
黃門平章事二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
司按得其罪業爲卑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
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
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

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
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虞從愿帝
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
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
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
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一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
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
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
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鄜
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
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
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
頌爲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奐早脩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
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
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
水陸都會物產環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六
貞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
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
隱與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
氏曾祖榮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
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
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
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高
宗時爲大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
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
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
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爲雍
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
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
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
州司馬以辨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
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竭爭
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
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
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

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焉衣
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御奔競夸進者憚
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
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
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
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存屯田其為益
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
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
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
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撰
曆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
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脩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
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
不一且大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勅說以
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
不憚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
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
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
宅僮馬敝弱得封物闕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

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
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情刺
史李文暉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
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
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
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
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鄆
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暹暹會
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

孚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
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
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接入突騎施
帳寃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
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
厥大驚度積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
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進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
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
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
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

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為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
 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為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
 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
 為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
 帝聞嘉之數賜書優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
 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二百匹賜之
 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
 有未盡博士裴摠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
 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赦右司考定卒諡貞孝暹
 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
 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自將疊疊為之自弱冠誓
 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
 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
 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
 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
 府參軍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
 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
 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

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
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
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太兵合鼓而南雪社稷
之耻不亦易乎卽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
儲倉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
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
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
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
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
中卿乃吾蕭何也旣至靈武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
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
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
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卽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
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
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
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
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
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
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秦建二陵制度
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宮凶荒殺禮今

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
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
都邛州牙將栢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
夔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
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
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
逾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旣見
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及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
酒局會因薦旰為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蓋
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
任宜為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膽五石復輔
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二年兼東都留守
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
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
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于僧以為有報指紳效
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
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
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

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卽位未
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主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
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
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
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
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
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
者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
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
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
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
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
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况六合元
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
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二河大府之外稍
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
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
縣令尚可言哉昨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

所輕承弊之民遺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錄不選親
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
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
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
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
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
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
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
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
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
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
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循徒
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
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
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
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
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
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

入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散於
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
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
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
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
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
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
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
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
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
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
亦有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
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
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十天
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
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
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
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
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
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

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
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黻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
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
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
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
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
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
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
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
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
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
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
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
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
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
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
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

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次用仙客不疑九齡既去帝言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讀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夷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

唐書卷三十三 列傳 第三
卿皆指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
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于
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
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
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
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
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
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暹安有
外言哉遠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
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秦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九
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官奴
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
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
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
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
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皋亦
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
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
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
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
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
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敬
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諡考大節略細行
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
疊致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如
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
蠱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晦婦不得在桑耗賦殫膏
尸僵血流齧骼成岳毒痛之痛訢天無辜階禍之發寔
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
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
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
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
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
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鄂令雀
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
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

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
日群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群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
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
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疆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
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
竿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
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
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
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仲方確正有風節旣駿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
旣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
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剝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
鏤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
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襄爲部人告變詔大
敏鞠治或曰行襄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寃恐
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
御史覆按卒殺行襄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
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

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
爲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廢芻
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
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
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
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
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
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
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
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
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宗璟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
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
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
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

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泂混渾洄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泂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泂混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大常少卿泂止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

史

混字大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泂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混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混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混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振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

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
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付入京兆尹黎幹言狀混
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
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混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
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
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
計亦斥爲豐州司戶員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
混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混還
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混拮刻
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
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州日
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盪混訓
士卒分兵戍河南旣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
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
公李希烈陷汴州混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栢良器以
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走之
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混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
恠之混曰哀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
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
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

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
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恐怖聞京都未平
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
上元道佛祠四十區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
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
皆百尺命偏將丘濬督役日數千人濬虐用其衆朝令
夕辦先世丘壘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
大關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宣州
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樓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
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浣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
繒相餉酬然浣握鹽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
朝廷者纒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涇北浣運米饋之
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浣顧僚吏
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
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
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
惑之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
朝浣旣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
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
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

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瑋畏其剛復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瑋會瑋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瑋瑋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瑋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瑋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諫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瑋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爲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懼滉脩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浸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

玄佐玄佐請行會澆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斬削資儲辭大戎未釁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澆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澆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當門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第洄稍增補之澆見卽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庚支李晟以禪將白軍事澆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澆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旣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子羣臯羣終國子司業臯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卽請誤澆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

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鄧鋒爲倉曹
參軍鋒苛歛吏乃說臯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
萬石獻於帝臯悅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
請蠲租賦臯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
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
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
事新貴從弟臯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
使叔文敗卽拜節度徙鎮海人爲戶部尚書歷東都留
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
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
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爲真又進左僕射長慶
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
曰貞臯貌類父旣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
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
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
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
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
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
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
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

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蹙蹙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洞字幼深蔭補弘文生蒲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瑒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洞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卽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以

其任乃擢洞戶部侍郎判度支洞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卽台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一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洞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奉上疏理炎罪帝意洞教之貶蜀州刺史與元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

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終

卷一百二十七

張九齡列傳第五十二

宋宋祁撰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為荷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

康熙五十年重修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

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
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
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
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
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
憲司勳郎中疇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闕旬廷無稽牒進中書合
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
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
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
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雄處
大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
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
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
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聰賦矇誦百工諫庶
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
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
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
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
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

効萬一無負陛下是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
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日狀嘗
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愚之
抗日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
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
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
二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
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
之朝堂嘉貞畏巖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詔書監姜夔
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斃死會廣州都督
裴伯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岐比張說曰不然
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岐得罪官三
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
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伯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
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
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
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
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
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
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 三十一
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
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
說源乾曜王峻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
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
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
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
督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或時以
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
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
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
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
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謹
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
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
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
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
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
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恩

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
以晉卿方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
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壘墟榛延賞
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
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
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
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
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賞
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
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
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造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
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劔南西川節
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
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謀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
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用
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
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
道及次梁倚劔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總神策軍
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衛之至

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廷賞爲尚
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議擢命滉移
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廷賞於帝
於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
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廷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
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合怒今不許婚
衆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
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
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
達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
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
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
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
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
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
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卽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
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
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
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
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

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播聞於上廷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是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于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緝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廡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遷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旣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諭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克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實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朕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無悅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貴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

斬軍中回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鳴鷓衆怒擊殺之
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
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
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
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
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
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
幽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俸
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
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為右
補闕度出襄陽貶温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
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
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
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
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
開成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
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
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

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
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
解被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
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
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
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
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
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
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
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
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
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
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大常卿
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
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
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
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
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絃

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
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
引咎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
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
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
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潔爲鄭尉詔曰乾曜
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太和道之或行仁豈遠
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
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方與張說偕賜時議
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
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
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
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
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
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
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繇署務爲寬平惇大
故鮮咎悔姜皎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
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爲中書
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

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子洧
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
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
書諡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
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穆丘悅文學
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卽帝位授國子主
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貢
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
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

十驛科歛均省爲京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
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
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它
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
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
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
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
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
耀卿懼功不成弗卽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
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

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突官耀
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
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
年秋兩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
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
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
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
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
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爲國大計
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
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
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粗米悉輸東都從
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尚贏萬計
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
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
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二門迫險
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
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
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
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

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
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救吏爲和市費遷
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
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吉州耀卿上言刺史縣
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大逼
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
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
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天
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
者請令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
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邀未赴屯耀卿言
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
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
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
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
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
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醉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
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
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十四
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郎
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
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
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
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
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
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
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
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
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
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
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
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
半會佶至以爲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
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
尚書諡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
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
倦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大平基歟張

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藝
靖窮於權惜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終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蘇尹畢李鄭王
許潘倪席齊

列傳第五十一

宋宋祁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爲雍州
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
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
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
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

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卽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
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
督伐材於號咎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
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
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
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
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文黨時睿宗居藩爲
獄辭遠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
貨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任卒
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
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
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
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彙定屢獻讜言天子
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
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
都選旣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
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
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
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
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

謀去武三思爲宋之遜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
婚官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
邑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
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
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
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
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
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祗畏尹卿筆加銀
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

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
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
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
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
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
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
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
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
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貢
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

作金仙王貞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
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類上害下
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全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
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
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
諡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
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
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
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
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
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
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
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劍南
振弊柅私號爲清嚴睿宗嘉構脩絜獨行有古人風其
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遷
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
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
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
母而一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羽以

唐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四
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炕天寶不爲虜平大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罔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閭闔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遽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巨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僚旣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瓌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

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姪婚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
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
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赦
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
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州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
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
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并陘尉天授中以制舉
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
曰外揚君之羨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冑曹參

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
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
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曾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
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
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註誤皆流
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
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率
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
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
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
御史以剛鷲爲治所居人吏畏讐呼爲旱鷲遷大理正
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
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
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卒之六二曰
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
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
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
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
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啟肇
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
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疑網重
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蹏則王良
不能御驥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
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
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
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
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
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
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

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寇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先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慙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累拜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長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遷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梓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立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之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責所降王者宜脩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

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
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
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
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
尉少卿李昇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
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
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
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奏
絹三千遺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畧擢監
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
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
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
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
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迺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
乃臥馬下諱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
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
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
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答
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

論議節行脩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鵠鵠溪塢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恠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

天下以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禰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耻汙諛謁

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
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
病訴諸朝改懷州司馬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毋喪
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緇清明爲中書舍
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
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
職詳事元故有人授豫冀選六年夜寒遠士多至臺閣
當時推知人號庶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
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
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理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

清且亡欲當官不爲勢地世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
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
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卽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貨
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
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
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濟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
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濟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
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濟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
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濟辭母老不忍遠離賞

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
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
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
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
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禱也而談慢
媠不恭并劾談禛昏形滓挾邪以罔上禛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
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
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繕次四庫書
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馬橐它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帝幕
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
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

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釋丞轄以王丘爲左
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
爲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
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
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
畏加官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曾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典獄
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

殿申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
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
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澣徙索
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一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
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
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
征其入招遠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
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寔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
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哀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
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三十一
賊事連滌詔於滌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
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滌家居杖屨經
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滌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
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
褒洗故滌贈禮部尚書滌嘗稱陳希烈宋遙高晉卿韋
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尋
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
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
紀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
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儉險斥云滌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
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
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
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
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
俄爲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
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
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
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

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部
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爲常
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
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
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
此其稱近治者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終

